名家笔下的贵州

名家档案

高洪波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七、八、九届副主席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、《诗刊》主编等职。代表作有散文集《悄悄话》、诗歌《我想》、《高洪波文集》（八卷本）以及《高洪波文存》（九卷本）等。作品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家图书奖等。

雨行开阳

高洪波

响了一夜的炸雷，这于我已是久违的经历了，雷声隆隆，闪电烨烨，使我在贵阳的第二个夜晚变得有几分不安。据说贵州连续下了二十几天的雨，而我在白天的屯堡之行中却烈日高照，于是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气。

一夜过去，准备去旧地开阳重游，推窗一看，大颗的雨点从天空坠落，它们应该是一夜雷电的后续部队。于是，雨中我又一次来到了开阳，这是我第三次走进开阳。

第一次走开阳，是遥远的4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。时值春节，为接新兵，我在开阳的青禾区（现为乐丰乡）住了将近两个月，几乎60天的时光。那时我20多岁，以解放军排长的身份遴选开阳子弟，准备带他们到云南的老部队陆军某师。我接兵的日子，寂寞中有趣，寒冷中有温暖，我为此曾写下过近两万字的《开阳日记》，记录了那60天的值得回忆的有趣的人和事。

第二次走开阳是在2004年的7月。我被邀参加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散文诗研讨会，召集者是开阳县的诗人刘毅，他当时的一个身份是贵阳市作协副主席。我记得那次活动雨下得非常大，我们在雨中进入开阳的时候，万人广场上正在准备一场热闹的演唱会，李光曦、羽泉等等都出场露面了。雨中进入开阳的感觉有一种湿漉漉的情感晕染在我的心头。第二天的太阳却异常的强烈，我们到禾丰乡参加了布依族的“六月六”节日。

那一次我见到了一些旧友，比如马头寨和我同龄的复员军人宋升鹏，是一位乡村医生，还有我接回部队的小新兵陶大文，这时他已经45岁了，他的小女儿陶丹惊讶地看着我，陶大文跟我讲述了一群战友们的各种情况，那一次开阳的雨润物细无声，把贵州特有的待客方式展示无遗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三次走开阳又有雨陪伴。

开阳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我们撑着雨伞，径直走到了禾丰的星月田园。这是一处会所式的建筑，洋气且大气，这是20多年前没有的建筑。坐在宽敞的走廊上，喝着香喷喷的绿茶，透过雨帘我们俯视着青龙河坝子与土司的马头寨，还有一处塑有明德夫人雕像的广场。这位明德夫人当年与奢香夫人齐名，而由于她的坚毅果敢，历经千难万险，从贵州赶赴大明南京都城，向朱元璋告了御状才平息了水东水西的民间纠纷。奢香夫人由于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宣扬知名度较大，明德夫人我却首次听说。雨中无法到明德夫人雕像前参拜，但这位巾帼英雄的往事，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敬意。

从星月田园出来，我们走进“云山茶海”，这是为乡村旅游而开办的一处具有浓郁贵州风格的民居式的建筑。但是既然叫茶海，它肯定有特别好的茶叶，在雨中我看到一尊茶圣陆羽的铜像，以下棋的姿势迎迓我们。

“云山茶海”的曹总个子高大魁梧，他是当地原来的村委会主任，从他的口中，我才知道20多年前见的乡村医生宋升鹏已经去世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禁感慨。开阳的雨落在土地上，大滴的雨珠从树叶间滴落下来，由于雨中不便进行更多的踏访，我们休息片刻，撑着伞走到了禾丰乡的街道上。当年我走过无数次的昔日小街仍然在，但是四周的建筑物已经是全新的了。

记忆中青禾区政府的三层楼还在，但它已被其他附加的建筑包围起来，像一个老人被一些年轻人簇拥着，站立在岁月的风尘里。这时我想起了当年和几位基层武装部长共同经历过的往事，想起了一帮棋友、区医院的医生、食堂的财务助理老陈，俗称“见酒醉”。

吃完午饭，我们驱车前往龙广。路上雨下得很大，路面上的雨水从山坡上哗哗地流淌下来，甚至有一处近似小小的瀑布。龙广当年是一个公社，现在变成村了。我的日记里曾有这样的描写：“龙广公社有一条街子，街子的尽头是几栋楼房，听说原贵州的军阀王家烈的岳父曾在此居住，是否属实尚未考察过。我们到达公社时人很多，原来是一位老公路桥梁设计师和几位工作人员，计划在附近修座大桥，十几个人围坐桌前，气氛热闹非凡。”

在龙广的村委会，高大的年轻人小颜把我们引领到了村史馆。在村史馆，我看到了很多奖牌和奖状，授予这座村庄各种称号的单位，从国务院到国家民委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。年轻人说奖牌太多了，他们只能挑着挂，话中透露出浓浓的自豪。可见龙广村除了旅游之外，它的农产品也受到了很大的欢迎。

雨渐渐地小了。离开龙广村，我们又驱车哨上。哨上由曾经的公社改名为双塘村。正是在这个哨上，当年接兵时我们曾经遭遇一次车祸。记得那是一辆北京吉普车，运载着我们五个人，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疾驶，司机林师傅说这辆车刚从北京接来，已行驶四万多公里，一直没进行保养，突然他一声惊叫：“坏了，刹车失灵！”只见车子像一个醉汉，东偏西歪。林师傅拼命把车向左侧山边靠，左前轮滑进一尺多深的道沟，但仍然继续前滑，在路的拐弯处又跳了出来，向下面的悬崖冲去。

眼看车子要冲进峡谷，林师傅拼命把方向盘打向左边山崖，一声巨响，强行刹车，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前猛推，下意识地猛弯下腰。车子撞崖，戛然停住。坐在副驾上的区武装部刘部长的头撞碎了挡风玻璃，司机林师傅的胸部顶在方向盘上，也受了重伤。我们呆坐了几秒钟，才如梦初醒般跳下车。这时一辆拖拉机开了过来，车上躺着三个伤病员，原来就在我们出车祸的地点，翻了一辆拖拉机，车上人员一死两伤。死里逃生的感觉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此时走过平整宽阔的乡村公路上，走过当年我们曾经历险的地方，不由百感交集。

人生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日记里记过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了茅盾先生。我在日记里写到了那次特殊的梦，而当时我只是接兵部队的一名热爱文学的解放军排长，怎么会梦见茅盾先生呢？我突然想起这个梦的由来，因为当时我的女朋友、现在的妻子，她跟我讲述过小时候跟着爸爸到茅盾家拜年的经历，以及她们一群顽皮的孩子偷摘茅盾家葡萄的故事。没有想到后来我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，而且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茅盾先生的人品和他的风骨，以及才华和学识。

往事发生在我20多岁时在贵州开阳接兵的日子里，而此刻我拿着20多年前的开阳县编辑出版的《茉莉文艺》内部刊物。当年老朋友刘毅跟我约稿，而我写的两万字的开阳日记，就登在这本内部刊物上。20多年过去，这本杂志在我手上仿佛就像历史的遗存，当年的情景瞬间又回到了眼前，接兵时的欢乐场景，验兵时的许多趣事，送兵时的依依不舍，立刻鲜活起来。开阳，就这样成为我生命中一段难忘的记忆。

离开双塘村，我们的车驶向县城。东道主有意识地在县城里转了两圈，我看不出这就是我40多年前乃至20多年前到过的开阳县城了。这是一座很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，它不再是西南边地一座冷寂的小县城，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。南江大峡谷漂流，布依族和苗族的节日，以及茶叶、枇杷、大米等，这些符号让开阳越来越珍贵。

晚饭时我见到了时任开阳县作协兼职副主席田茂平，他是1978年我们接的开阳子弟中的一员。田茂平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，立过战功。见到我，田茂平敬了个军礼，同时背诵着他写的散文诗。散文诗的内容是一位站岗的边防战士向母亲吐露的心声，很有韵味。田茂平记忆力超群，很轻松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诵出来。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转业军人，一个热爱文学的开阳汉子，我昔日的战友。那一晚我们说着各自部队里面的趣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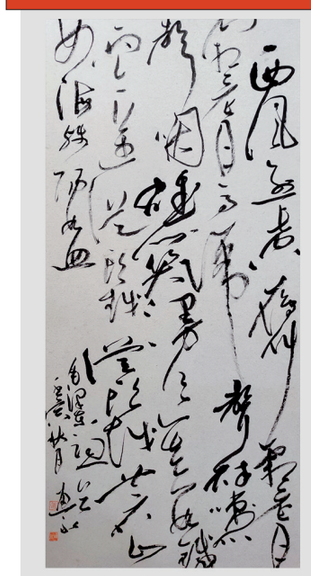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次走开阳，又一次被大雨陪伴。我不禁想起20多年前我写的一首小诗：“散文诗乡我曾游，无心补砸少年头。清龙河畔柳仍在，柳丝不系旧时舟。”

雨中的开阳，开阳的雨，我们何时再相见？

（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）

27°黔地标　娄山关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草书《毛泽东　忆秦娥·娄山关》
姜通永
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
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
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姜通永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黔东南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慧心巧思

庄子的诗化情调

■ 李慧

庄子让我们深深痴迷的是他的诗化情调。对付灾难，不能用灾难语法。世上有另外一种语法，可以让人从精神上脱身而出，藐视灾难，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，获得一种诗化的自由。庄子也遇到过很大的灾难。他的妻子去世时，好友惠施去看他，发现庄子不但没有哭泣反而鼓盆而歌。惠施说，你不哭也就罢了，还唱歌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庄子说，她刚死的时候，难道我会没有感慨吗？但一想到人最初本来就没有生命，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，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元气。人的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，她都已经安息于大自然之间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哭泣？我每次想到庄子，都会联想到两句话，一是海德格尔说的“人，诗意地栖居”，还有一个是歌名——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，都是一种美丽的生命状态：达观、逍遥。

前几年网上流行一个“小鸡为什么过马路”的思想游戏，由网友代各位故去的思想家进行个性化的回答。比如，柏拉图会说“为了寻找更高的善”，达尔文会说“为了寻找更好的进化坐标”，拿破仑说的答案是“不想过马路的小鸡不是好鸡”，孔子拒绝正面回答，曰“不知人，焉知鸡”。面对“小鸡过马路”的困惑，我觉得庄子一定会取消问题，鼓盆而歌：“那只小鸡好快乐啊”。

可是庄子是否真正的快乐？当他在濮水钓鱼的时候，楚国想重用他，派人来请。庄子说：“楚国有被祭祀的神龟，它是宁肯死了享受被祭祀的高贵和名声呢，还是活着游弋在泥土中呢？”来人说“当然活着快乐”。庄子宁可选择做身上背着盔甲、活在泥潭里的乌龟。有人说，在战国纷争的年代，他所谓的快乐只不过是自我安慰，谁又能知道他坚硬的盔甲下面是怎样一颗柔软的心呢？但是，庄子毕竟是庄子，对他来说，不存在所说的“真的快乐、真的痛苦”，甚至也没有所谓的孤独、寂寞。尽管在我们看来，他必然还是孤独和寂寞的，但他对此已经无所感。对于自由与不自由，肮脏与干净，在他看来也是相对的。对于盔甲的坚硬和内心的柔软，他也不会有另外一种看法，例如，他会认为，当盔甲是柔软的时候，内心就坚硬了，但是，柔软的盔甲和坚硬的内心一样，都是没有意义的，都是对自身存在的否定。

庄子真正在意的，不是社会的结构秩序，而是生命的诗化情调。庄子的诗化情调和文学素质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想象力，二是寓言化，而且，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。庄子在想象力和寓言化上都表现出与一般真实的脱离，对于直接结构的脱离，因此是其他学派也不敢用，因为其他学派免不了要在“可信性”“真实性”上说服人。庄子没有这种企图，反而从大家拥挤的理性讲堂退回感性花苑，放任自己的感性来激发别人的感性。人们也许会误会，以为理性比感性深刻，而庄子轻松地证明，理性的最后救赎还是感性。想象力使庄子遨游于南溟北海，又把自己设想为宇宙似人非人的无限力量，这就使他的智慧超越了我们理解的文学形态。

庄子的寓言与一般的童话寓言不同，一上来就表现出仰天俯地的哲学规模，一读，眼界大开。你看那河神多么有气势，奔腾万里，浩浩荡荡，从河神本身的角度看起来，“我”似乎什么都具备了。但是一流到北海，情况就完全变了，“我”难道就是那么一条小小的河吗？海是一个烟雾渺茫的存在。“我”只是加入它而已，而且加入后完全不见痕迹。于是河神和海神有了一段对话。河神觉得自己以前的重要东西，现在却显得非常不重要。海神就告诉他，你能够走出那么小的空间来到更大的地方，有这样的感觉很好，但你要明白你的局限：海和天相比，那又是太小太小了。在一次次的对比以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任何判断都是相对的，我们能够共同对话的层面也是相对的。

庄子认为，要获得这种眼界，很困难，但是，因为是眼界问题，你也不能去强迫他们，只能让他们去。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，又是不自然的事情。他说：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”井底之蛙，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，它被空间束缚了；夏天的虫，你不可能给它讲冰，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；那些孤陋寡闻的文人，没法给他讲真正的大道理，他被一大堆从小接受的教学话语束缚了。按照庄子的说法，大家都在自我作践，把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越折腾越小。这样的人那么多，庄子无奈地说，不必和他们讲话。但是我们没想一下，如果换成孔子和墨子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们一定要讲，而且要用各种方法来感化你。庄子觉得完全没法讲明白，你能把空间的束缚、时间的束缚、教育的束缚都取消么？取消不了，那么再讲也无效。

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有《庄子》呢？那是他获得精神自由的自我记述，也想让同道获得启发和共鸣。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寓言故事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与南天北海融为一体的自由精神，没有人会不喜欢他，时而大鱼，时而飞蝶的想象空间，从这个意义上，形象大于思维，文学大于哲学，活泼大于庄严。

即便在今天，我们感到庄子提倡的"物我两忘"的境界，也是对东方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。多读庄子，会使我们更多地领略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，能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，使精神不再苦涩，使生活不再窘迫，这也是现代西方人十分迷醉的所谓“诗意地栖居”吧。

清晨的阳光

■ 胡启涌

春日的天开亮得早，我七点钟起床时，大块大块的阳光已把小院铺满。在二楼洗漱后，扶梯而下，来到楼道的转角处。转角处的落地窗，一直都半开着，以便楼道通风和通光。这时阳光也从窗口挤了进来，在楼道平台上洒了一层叫人欢喜的金箔。

窄窄的窗台上排着几只麻雀，叽叽喳喳地推搡着、蹦跳着，不时用小嘴喙啄击玻璃，有节奏感的提示，让我想起昨晚因赶写一篇约稿睡得晚，忘了在窗台投放米粒。我急步下楼，抓上一把米粒放在窗台上，麻雀开始争抢起来，“噗噗噗”的声音，只有我才听得出，是答谢我的一段击打小曲。前些天我还无意发现，麻雀也把家安在了地窗上端的夹层里，弯手往上就能摸到，窝里铺满了松软的干草。就连妻子叨念“失踪”几天的三根毛线，也在麻雀的窝里找到。

这时，关在小院里的两只小柴犬，也发出开门的催促令。我每天在上班之前，都要带它们在小区遛遛。它俩一路欢蹦地经过一块草坪时，突地停下来趴伏在地上，双眼盯着草坪上觅食的几只斑鸠，斑鸠发现不对后，“嘣”的一声离地飞起，停落在不远处的一株玉兰树上，“玉片”簌簌落地，给绿意覆盖的草坪增添了好些生动。两只小狗追到树下不服气地叫着，斑鸠却以胜者的得意在树枝间跳来跳去，不停地发出戏谑性的“咕咕”声音。

“哈哈哈”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荡漾而来，是邻居张姐看了这场“狗鸟”剧后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张姐是前年随孩子搬进小区的，每天负责接送孙女上下学。她闲不住，将小区边上的两块荒地打整出来做菜园，一年四季都不缺新鲜的时令蔬菜。初春的菜园里，白菜和萝卜在春光的撩拨下疯狂抽薹，水灵灵的一片着实爱人。张姐语言表达上有障碍，平时与我们都是靠手势交流。她见我走近，顺手在菜园里折了十多根肥肥的白菜薹送给我，我推谢不要，她就一个劲地往我怀里塞，嘴里“噜噜”不休地“说”着，阳光般的热情让我放弃了拒绝。在她简单的手势中，我也读懂分享是一种快乐。

清晨的阳光从树梢上倾泻下来，菜园里的白菜花和萝卜花开得正艳。蜜蜂纷纷钻进了花朵里，两只小腿沾满了黄黄的花粉。张姐兴奋地指着让我看，还掏出手机对准蜜蜂拍照，满脸的笑比花儿好看。

“张姐，你在拍什么，这么开心。”张姐见小区里的保洁员在喊，连忙向她招手，示意过来一起看采花的蜜蜂。“我还忙着哟。”保洁员每天起得比蜜蜂还早，她要负责清理十多个单元的垃圾，这活儿必须在八点钟前完成，才不错过小区居民上班时丢放垃圾。保洁员这么一说，张姐似乎才想起什么，立马疾步走去，弯腰将地面上大包小包的垃圾放在桶里，然后，一只手拉着一只半人高的垃圾桶往集中点拖去。倾倒完垃圾后，又架起水管打开水龙头，将垃圾桶全部冲洗一遍，再套上方便袋后，与保洁员一起，逐个放回各单元的楼道口。

摆放好垃圾桶后，张姐掏出手机瞅了一眼，对着保洁员作出了一个“八”字的手势，意思是快八点钟了，她要送孙女去上学。过一会后，张姐牵着小孙女走来，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孙女显然听懂了奶奶的叮嘱，直点头，就像一幅温馨暖人的油画。“张姐，早点回来呵，我请你吃早餐。”保洁员大声地说着，张姐听后连连摆手。保洁员又诚意地补一句：“累你了，每天早上都帮我干活，弄得我真不好意思”。张姐回过头来，又一阵摆手后作出了一个“0”形的手势，意思是刚才吃了鸡蛋，不用等她吃早餐了。祖孙俩走得很快，没一会儿就消失在小区的拐弯处。

这时，小区也完全“睡醒”，人们从一束晨光中开始新的一天，灿灿的阳光将小区照得格外清爽怡人。玉兰花、迎春花、紫叶李、樱花开得好艳好繁，花朵重重叠叠地压在枝头，醉人的花香在风中荡来荡去。一对红嘴蓝鹊站在小区门口的一株李树上，对着过往的人们欢快地叫着，三声一顿的叫声，恰似一句“早上好”的问候，也像一句“小区美”的赞誉。

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，步行十分钟就到。在去上班的路上，我回味着一小时来邂逅的美好，眼前反复闪现可爱的麻雀，勤劳的保洁员，笑脸盈盈的张姐，还有每一声悦耳的鸟鸣，每一朵花开的模样。

父亲的脚力

■ 陈玉祥

老家在黔东农村。少时家贫，父亲勤劳负重与母亲一道撑起这个艰辛的家。

父亲是1945年生人。听大人们讲起，他在念中学时遭遇了那场严重饥荒，每日往返二十公里路到家，饿得连几步坎子的龙门都迈不过，于是就被迫辍学务农。

当然，饥饿还造就了他瘦小的个头。但在我的心里，父亲却浑身充满力量，身板能为我们遮风挡雨。夏天，望着他那被晒成古铜色的上身，我就盼着快快长大，和他拥有一样结实的肌肉。

除了在田土刨食，父亲也会利用农闲干点贩夫走卒的活，一来填补家用，二来为我们几弟兄筹集书学费。粮食、燃煤、农资等全靠肩挑背驮，其中，最苦最累的就是挑夫——挑着木板卖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家里穷得连表都没有。每逢产地赶场，父亲就听着鸡叫半夜起床，母亲也会起早为他做饭，听了一番反反复复的叮咛后，他就上路前往五六十里外的场上买木板，回到家时，往往已是天黑。过几天，逢邻县的两个乡镇赶集时，又挑着八九十斤重的担子，走四十至六十里路去卖。

那时，像父亲的这种“无证私运”，是要被查处的。因此，苦不是他最担心的，担心的是木板被没收。为了保险，他得绕道公路走几段更长更危险的小路。

虽然还小，但我已能知父亲面临的艰难，每每半夜被父母的响动惊醒，听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，会为他感到担心和难过。而那一天，一家人总是有些莫名的焦躁，都盼着父亲早点平安归来，一起吃饭。

父亲也没有辜负全家的期望，在吃苦耐劳中赚到了一点苦力钱。

然而，终于有一天，父亲踏着月光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，耷拉着头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从来没有见他显得如此无力和沮丧。

母亲念叨着他的不小心，他也不愤怒，一个劲地辩解要是再躲一下就躲过了。在快要到家的一段必经公路上，父亲被开着车的人拦住，没收了木板，罚没收据也不给开一张。

费了力，折了本，几次辛苦赚来的薄钱打了水漂。一家人也无计可施、无能为力，只怪自家运气背。

一辈子温良恭俭让的父亲为了这个家，不得不继续着苦力，披星戴月、沐风栉雨，却很少听到他叫苦。

毕竟不是铁打的，父亲有时也会倒下。记得在我读初二时，他干活因为承受过重腰杆受了伤，然后就躺下了，时不时会痛苦地呻吟几声。

这样的境况让母亲十分焦虑。我就主动提出替父挑着木板跟着幺叔、堂哥们赶场卖，由大人帮我讲价。父母同意了我的想法。一辈子都记得那段路程：顶着月色与星光上路，负重走到四十里外的乡场时天才大亮，卖完后又匆忙走路返回。忙了一天，帮父亲赚了八元钱。

从此，我更加体会父母的不易，更加自觉发奋读书。

那年代，基本没有什么工可打。没有手艺的父亲冬闲时，偶尔也会跟着做石匠的亲戚出远门打两三个月的短工，干的多是一些抬石头、砌石基之类的重活。说是远门，其实就是去邻近的县，因为人小，想到要与他分别这么久，就觉得他去的地方格外的远。

父亲会写来家书，简单告知他的状况，更多的是叮嘱母亲要做好家里的一些事情，比如，对孩子的管教、农作物的冬管什么的。母亲不识字，那个冬天，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收到父亲的信，我念她听，她念我写回信。感觉自己像个小大人似的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离家在外读了七年书，与父母一个屋檐生活的日子越来越少，更多的是通过家书或者思念来获得、体会父母的劳苦。渐渐地，父亲的脚力也有了产出与回报，四个儿子相继离开农村就业成家，一大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好。

摆脱贫困后的父母，劳动本色依然没有变，坝上的田种菜，父亲会起早坐着公交车去县城卖。田坝被征收后，菜地就到了坡上，他们也不嫌苦累，现在，吃不完的菜还拿去换点零钱。子女劝也劝不住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赶回老家与父母团聚，有时吃饭喝酒时，伴着高兴也会忆苦，聊聊过往的家长里短，感恩父母的劳苦功高。但是，父亲总是笑笑，言语中从不摆功也不居功。

每次我们要返城时，父母总会备些鸡蛋、蔬菜、泡菜什么的，把它平均分成四份，忙里忙外招呼这张罗那。看着父亲脱落的牙齿、稀疏的头发、变形的脊背，觉得曾经力大无穷的父亲，确实衰老了。

多年来，当自己懈怠偷懒的时候，想起父亲在艰苦岁月里的那些行走，我就没有了停下来的理由。

本版责编：黄蔚　陈曦　姚曼　邱奕　赵怡　　版式设计：蔡桂莉